

信息化对河西走廊区域发展的影响

作者：蒲瑞琛 钱耀军 周琳

一、河西走廊区域发展与信息化现状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区内光、热、土地和矿产资源丰富，2005 年年底总人口为 478.96 万，城市化率为 27.5%（按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1]。共有嘉峪关、金昌、武威、张掖、酒泉 5 个地级市，玉门、敦煌 2 个县级市，9 个县、4 个自治县，小城镇约 70 个，构成了沿兰新铁路东西向串珠状的河西走廊城镇布局[2]。如果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这一指标代表信息化的现状，从河西走廊来看，嘉峪关、金昌、武威、张掖、酒泉五市 2005 年的信息化现状分别为 7.4%、6.3%、6.7%、6.6%、6.1%（表一）；如果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这一指标代表信息化的现状考察，五市的信息化现状分别为 1.34%、0.9%、2.67%、2.28%、2.19%（表一）。综合上述数据判断，河西走廊五市的信息化水平是十分低的。

二、信息化对河西走廊发展环境的影响

河西走廊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区域，其区域发展的软硬环境都难以符合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严重制约着其潜力的发挥。信息化的发展不但使信息基础设施增强也促进了物质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河西地区发展的硬环境也得到迅速的改变；信息化还将在招商引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吸引与留住人才相关的政策、地方性法律法规、制度、观念习俗和文化教育等软环境方面产生积极效应。区域发展软硬环境的改善，可以使企业极大地节约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作为区域战略性发展基础的吸引投资能力，进而打破河西走廊原有的企业、经济布局，衍生出新的创新环境和产业聚集空间，激发其进一步的发展。而河西地区的发展反过来又提高了其信息化水平，通过这种循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河西地区发展突出瓶颈的解除。

表一 河西走廊各市三次产业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总产值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值	其中工业产值	产值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值
嘉峪关市	986572	13571	795430	777587 177571 13206
金昌市	1526136	78645	1230841	1168393 216650 13712
武威市	1616223	410013	563845	399803 642365 43126
张掖市	1267042	380909	448331	314331 437802 28896
酒泉市	1732454	341297	768669	634669 622487 37972

资料来源：甘肃年鉴编委会编，《甘肃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版[3].

三、信息化对河西走廊产业结构的影响

根据表一数据，结合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嘉峪关市、金昌市和酒泉市由于拥有酒钢公司、金川公司、玉门石油基地等一些大型重工企业，工业产值比重较大，属“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张掖市也进入“二三一”结构，但农业产值比重很大；武威市则表现出较为明显自然经济特点，属低层次的“三二一”型产业结构，工业相对落后，第三产业亟待提升。从空间上讲，河西走廊五市间经济互补性不强，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起飞。

从宏观来讲，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使信息化的效应迅速渗透到一、二、三产业中去，促进三者关系的协调，推动产业化向高级化迈进，促使更大规模上的产业空间集聚，加快河西地区发展步伐。从微观上讲，信息化将增加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产品市场供求状况的了解，从而更加迅速地对产品的生产、供给与营销做出及时的调整，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最终促进产业结构按照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从而推动河西走廊城市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信息化对河西走廊水资源水生态的影响

水资源是河西走廊的生命线，也是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河西走廊分布着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三大流域水资源利用率已分别高达 154%、112%、76.4%，远高于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的警戒线 40%[4]，且农业与生活用水利用效率不高，水资源人均拥有量逐年减少，严重影响着河西走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数字流域、水资源实时监控系统、水资源合理调配决策支持系统和水资源保护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既可以保护祁连山水源，又提高了节水农业灌溉效率，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也得到有效遏制，从而为河西走廊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信息化对河西走廊空间结构的影响

一系列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大大提高河西走廊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将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和乡村城镇化发展，同时向城市输送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发展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推力”。在城市方面，信息化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将使城市经济更为活跃，使得城市的聚集效应更加明显，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也更为广阔，从而对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一个“拉力”的作用，通过“推拉”结合共同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乡空间结构格局的转型。

城市信息化和“数字城市”的发展，将使河西走廊在兰新经济带和新欧亚大陆桥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河西走廊城市与省内其它城市、省外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的联系会大大加强。这些因素无疑会为河西走廊城市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外部基础。

从整个区域来看，基于信息化的大型企业（酒钢、金川公司、玉门石油基地、核工业四〇四厂等等）的优化重组和改造提升，将有力支撑这些大企业区位所在地的嘉峪关、金昌、玉门等较小城市规模向较大城市规模迈进，而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金昌、玉门、敦煌等城市扩展所产生的集聚与辐射效应又会影响周围农村的新一轮发展，这样就使河西走廊农村与农村、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一个信息流和产业链的良性循环，最终使河西地区整个区域实现联动发展。

河西走廊在兰新经济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战略作用，但是综合其区域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来看，两者都难以符合这个要求。针对信息化滞后的现状，应该积极培育信息化良性发展的有利环境，消除信息化实施的制约因素，通过信息化带动河西走廊城乡发展再上一个台阶，使信息化对河西走廊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 [1] 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 [2] 高新才,张自尧.河西地区城镇化模式的选择[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22（2）：61.
- [3] 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 [4] 鲍超.方创琳.河西走廊城市化与水资源利用关系的量化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6，21（2）：301.

作者简介：蒲瑞琛（1981—），男，甘肃兰州人，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城市规划管理